

文、图/郑寿山

长沙人向人介绍自己城市的老地名,总免不了带着几分得意。外地朋友听到“平地一声雷”五个字,多半会要愣一愣,以为是什么武功招式之类,或是某部评书里的桥段。可这偏偏只是一条老街巷的名字——一条实实在在、用麻石铺就的普通巷子。

长沙的老街巷中,名字奇奇怪怪的远不止平地一声雷。三公子、头卡子、菜根香、鲇鱼套……这些怪名从何而来,如今何处寻址?承载了这些怪名的老巷,又孕育了多少广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故事?

盘点长沙怪名旧巷系列

我老家在平地一声雷



鲇鱼套旧景。

在长沙开福区,有一条名字极富古意的老巷——惜字公庄。它从茅亭子巷东厢往东,拐个弯往南,止于营盘路松桂园地段。念在口中,便觉墨香扑面,引人联想到那敬惜字纸的旧日风雅。

“惜字公庄”之名,源于明清时期。那时,这里是长沙城内东城墙下一处僻静的公共场地,设有“惜字炉”,专供文人墨客焚烧字纸。古人视文字为圣物,写有字的纸张不可随意丢弃污损,须集于焚化,以示对文化与先贤的敬重。清初城中便建有仓圣庙,可见长沙民间惜字之风由来已久。数百年间,缕缕青烟从这里升起,带走的是废弃的字纸,留下的是对文化的虔诚。

到了清末民初,时代变了。惜字炉不再生火,这里渐渐成了一条聚集大户人家公馆的巷子。“惜字公庄”这个名字保留下来,沿用

至今。那时的惜字公庄,是长沙民国年间一处颇有规模的大院,前后三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,两个有花台的土坪。黑瓦屋顶在巷子层层铺展,泛着旧日子古铜色的毫光。

二十世纪后半叶,大院成了几家单位的办公之所。大门有传达室,戴老花镜的老信子守着门。门外是活色生香的市井——炸葱油粑粑的摊子冒着热气,卖米粉的小店人来人往,还有小饭铺和麻将室。挑担磨刀的汉子吆喝着“鐾刀磨剪啦——”,被老信子拦在门外,那吆喝声便如烟一般飘向巷子深处。院子里,几棵梧桐树上麻雀啾唱,反倒衬得四周更加安静。在里头上班的人,上完厕所便站在大阳台上晒太阳,抽根烟,望一眼巷子里的黑瓦屋顶——那是一种属于老长沙的、慢悠悠的光景。

然而,城市总是在变的。展览馆路要从东往西拉通,惜字公庄那些黑瓦屋连同整个大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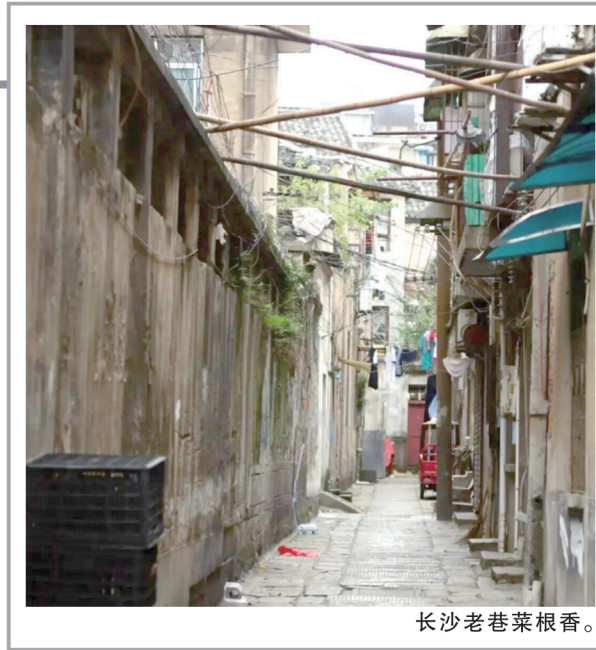
都在拆迁红线里头。不久,老巷的原址上矗立起喜来登大酒店,酒店里的橱窗中,奢侈品牌的标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旧公馆如今大多已不存在,只剩下“惜字公庄”这个街名和一条清静的巷子,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倔犟地留存着。

寻旧惜字公庄,还能在营盘路北侧找到那条巷子。只是路牌曾一度把“庄”字弄丢,写成“惜字公巷”——少了一个字,便少了那段敬惜字纸的历史,也少了那份属于老长沙的文化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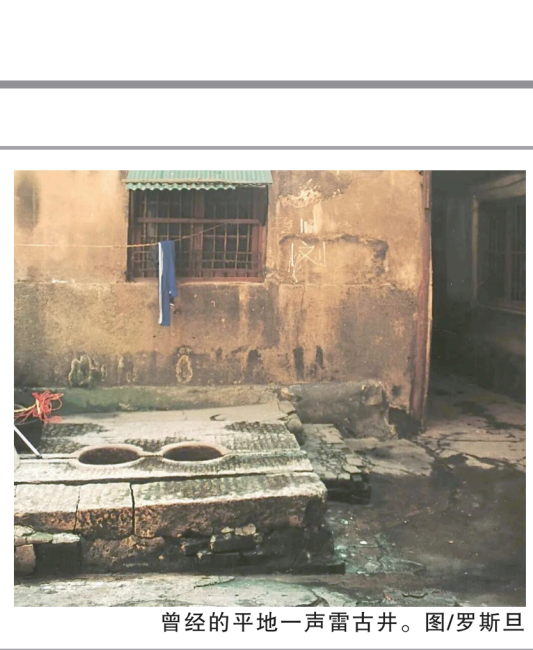
从焚化字纸的公共场地,到公馆林立的幽静巷弄,再到机关大院,最终被高楼取代——惜字公庄的变迁,恰是长沙城数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。巷子还在,名字还在,只是那惜字炉中曾经燃起的、对文字的敬畏之火,只能到故纸堆里去寻觅了。走在今日的惜字公庄巷中,仿佛还能听见历史的回响,听到那一缕穿越时空的墨香。



惜字公庄。图/公开资料



长沙老巷菜根香。



曾经的平地一声雷古井。图/罗斯旦



1997年,平地一声雷被拆建为住宅区和解放中路立交桥。图/长沙观察

菜根香 咬得菜根香,则百事可为

那就大谬不然了。往前倒数两百年,这里住着一位大儒——清嘉庆年间的进士贺熙龄。此人是善化(今长沙城区)人氏,官至监察御史,晚年筑室于长沙东城,主讲城南书院八载。他布衣蔬食,日子过得清简,却自得其乐。有一天他读到明代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,里头有句话:“咬得菜根香,则百事可为。”他深以为然,便取“菜根香”三字做了居室之名。没想到这居室之名,后来竟成了整条巷子的名字。

这名字取得妙。“咬得菜根香,则百事可为”——嚼得菜根的人,什么苦都吃得,什么难事都做得成。贺熙龄大概是想用这名字激励自己,清贫不可怕,失了志气才可怕。他后来主讲城南书院,培养了不少人才,又倡立湘水校经堂,也算

是把“咬菜根”的精神传承了下去。

有时候我想,贺熙龄当年给居室取名“菜根香”,未必想到两百年后会有这么多人在巷子里进进出出、买菜做饭、晾衣晒被。可“咬得菜根香,则百事可为”这句话,倒是说给每一个过寻常日子的人听的——柴米油盐是菜根,家长里短是菜根,能把平凡的日子嚼出香味来,才是真正的菜根香。

如果你路过定王台,不妨拐进这条巷子走一走。不必寻什么古迹,单是闻一闻那飘出来的饭菜香,听一听那锅碗瓢盆的声响,再回想两百年前那位布衣蔬食的老先生——你就会明白,这“菜根香”三个字,香的不仅是菜,更是百姓自己寻常的日子。

惜字公庄 熄灭的惜字炉与历史的回响

鲇鱼套 像鲇鱼一样,在淤堵的河岸过活

长沙旧城东,有一条勉强被称作街巷的陋巷,名叫鲇鱼套。它西起建湘南路,北止城基台,长不过七百一十米,宽仅两米。这里原是长沙老城东墙基与护城河之间的狭长地块,因东面护城河水面较之他处为宽,状若鲇鱼,故得此名。

二十世纪初,长沙古城墙拆除,墙砖土石与城内生活垃圾倾倒入护城河,河道日渐淤塞。大批从四乡涌入长沙求生的流民,便在这片淤堵的河岸上搭建起简易的茅草房,日积月累、长此以往,聚成了长沙城过去最大的棚户区之一。

居住在鲇鱼套的人,被老长沙人唤作“苦力码子”。这个称呼专门指代那些靠卖苦力为生、无正式职业且家境贫寒的底层民众。他们中有人在基建队当泥瓦工、做副工,有人靠卖黄泥巴为生,也有替人洗衣浆衫、倒马桶度日的妇人。

鲇鱼套紧邻京广铁路,又离湘江码头亦不甚远。依托这水陆交通之便,去码头上讨生活的人不在少数。码头搬运工在民国时期称挑箩,俗称“箩脚子”。

要谋得一个“箩位”并不容易,须通过请茶、拜师、拜客、入会、下河等多道手续。入不了行的,便只能做“租箩”或“月箩”——租借别人的腰牌,或是在繁忙季节充当临时箩工,力资被层层盘剥后,落到自己手里的不过两三成。箩工们光着膀子,脚蹬轮胎底麻草鞋,脖子上套一圈生牛皮垫肩,从驳船的跳板上结队鱼贯而下,肩挑背扛着谷、米、盐、煤炭等粗重货物。计件取酬,凭筹码算力资。箩工们的生活极为艰苦,过去有民谣唱道:“正月两脚不歇气,二月落雨冒生意,三月四月钻被窝,五月生意有转机,六月伏天驮盐包,七月干货压弯腰,八月换季扛棉花,九月秋风望天涯,十月靠借闻王债,十一二月雪中背豆麦。可怜爷娘给我两条腿,保不住一人一张嘴。”

一年四季,风里来雨里去,到头来连自己都养不活。

除了码头挑箩,鲇鱼套的苦力码子们还做着各种杂活。有人走街串巷叫卖擦牙灰,胳膊上挎一个竹藤篮子,一路吆喝“卖擦牙(长沙方言的ya读a)灰哦”。也有人靠着些土方子替人扯痧、拔火罐、挑疳积、熏艾灸。这些活计赚不了几个铜板,不过勉强糊口。

鲇鱼套的居住条件,更是苦不堪言。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土砖石块垒成,甚至是竹篾片抹上泥灰做墙,屋顶覆着稻草或杉树皮。我有两位家住鲇鱼套的同学,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出生,家中当真称得上贫如洗:只有两张旧床、一张破桌子和一口盛水的缸,竹篾片抹泥的墙壁里面糊着报纸抵挡灌进来的寒风。居民家中几无厕所,每日清晨,公共厕所前排起长队,成为街巷一景。家境贫寒的中老年妇女便专事上门倒马桶,包下几家住户,一户两三元每月赚上八九上十元。居住铁路边,终日饱受列车轰鸣惊扰,倒也习以为常。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,他们能够捡到蒸汽机车上扒下来未燃烧完全的煤渣,偶尔还可以捡到货车上掉落的物件。

鲇鱼套虽是穷苦之地,却也并非全然被遗忘。早在1921年,曾国藩之孙曾广钟捐资在此建起中华基督教堂,并开办平民识字班,执意要在“与贫苦人做工”的地方买下这片地,给这片棚户区带来点点微光。然而这点微光,终究照不亮苦力码子们日复一日的艰辛。

随着南北通衢芙蓉路的修建,鲇鱼套这条街巷终于在二十世纪末的城市改造中彻底消失了,原址上建起了定王大厦、湖南图书馆。至此,那些光着膀子从跳板上踉跄而下的箩脚子、那些走街串巷叫卖擦牙灰的身影、那些住在竹篾泥墙里糊着报纸挡风的老屋里的贫苦人家,连同那条叫鲇鱼套的陋巷一起,成了老长沙回不去的记忆。

平地一声雷 霸气的地名,神奇的水井

平地一声雷故址位于芙蓉区(原东区)定王台后方,西起古家巷,东至建湘南路,不过百余米长。巷子虽小,名字却响彻三湘四水,甚至被网友称为“全国最霸气地名”。

何以得此大名?得从一口井说起。

清光绪《善化县志》写得明白:“高井,城东墙根,定王台左,井可见底,水注旁穴,投瓮入汲,滃然有声,俗称平地一声雷。”也就是说定王台左边有一口高井,井水清澈见底,把水瓮投下去打水,井里会发出轰隆隆的闷响,像打雷一样。住地的人们便把这口井叫作“平地一声雷”,后来整条街巷也沿用了这个名字。

但老百姓更爱讲的是另一个版本。传说这口古井在某一天忽然发出巨响,井壁剧烈膨胀变形,井水瞬间干涸,留下一个三米多深、数米宽的大窟窿。只见窟中绿草如茵,煞是奇异。有人好奇,捡了块石头扔下去,只听轰的一声,如惊雷炸响,震得人耳朵嗡嗡的。从此,这口井便得了“平地一声雷”的名号,又因这旷世奇观,人称此井“雷打井”。

两种说法,一个文雅,一个奇异,都指向同一个事实:这口井,不寻常。

这条巷子旧时的模样:麻石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,雨天泛着幽幽的青光。巷子两侧是老旧的民居,青砖木构,檐角挂着蛛网。住在附近的人家,日出劳作,日落归宿,打水的、洗衣的、引薪做饭的,日子平淡如水。可只要有外地来的客人好奇地追问一句:“这名字怎么来的?”主人便放下手里的活计,将井的故事娓娓道来,脸上带着一丝藏不住的自豪。

这便是老长沙的味道——一条百来米的小巷,因一口井、一声雷、一个传说,便在史志里留下了一笔,在百姓口里传了几百年。

1997年,城市改造的大潮席卷而来,平地一声雷这条小巷被拆建为住宅区和解放中路立交桥。古井填了,麻石路面没了,那些青砖木构的老房子也一并消失。曾有长沙人想再去寻一寻旧时的巷子,从浏正街走进去,走到菜根香就没了路,折回来从荣阳里再进,又被高楼挡了回去。问几个上了年纪的当地居民,对方指了指定王台书市的方向,说:“平地一声雷?早没啦,大概就在那一带吧。”

如今站在解放中路立交桥上,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。但谁能想到这里曾有一口古井,曾有一声如雷的轰鸣,曾有一条以“雷”为名的小巷……如今老井不存,地名亦不复存在。

但有些东西不会真正消失。天心公园北侧的浮雕墙上,“平地一声雷”与开福寺、白沙井等老景观一同被镌刻留存;都正街的有机改造项目,也恢复了“平地一声雷”的历史场景节点。那些听过故事的人,仍在把故事讲给下一代听。

雷声虽远,余音绕梁。